止善 第十九期 一般論文
2015 年 12 月 115-124 頁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學院

明代文言小說《狐媚叢談》的編纂與刊刻考略

劉愛麗
承德技師學院講師

摘　要

《狐媚叢談》是一部以狐為主題的明代文言小說總集。有墨尿子為其撰寫小引，憑虛子「(叢) 而傳之」，最終由明代書坊主楊爾曾刊刻成書。然而，《狐媚叢談》的作者究竟是誰，目前學術界尚無定論。有學者認為《狐媚叢談》的編纂者是墨尿子，有人認為是憑虛子，也有人認為是楊爾曾。據考證，墨尿子與憑虛子都是「子虛烏有」的寓言式人名，《狐媚叢談》的刊刻者楊爾曾則歷史實有。楊爾曾，明代浙江人，是一位作家兼書坊主。蘇杭刻書歷史悠久，在明代中後期更是刻書的中心，可見，《狐媚叢談》的刊刻成書具有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另外，楊爾曾具有尚道的思想傾向，其名下的《仙媛紀事》、《淨明宗教錄》等書籍便浸染著濃郁的道教思想。無獨有偶，《狐媚叢談》的刊刻成書也離不開楊爾曾這一宗教思想的指引。

關鍵辭：《狐媚叢談》、編纂者、區位優勢、楊爾曾、尚道思想

* 本文於 2015.08.24.收稿，2015.10.15.外審審查通過。2015.11.02.修訂後刊登。

一、《狐媚叢談》的編纂

《狐媚叢談》由誰編纂，目前學界主要有兩種不同說法：墨尿子或憑虛子。諸書對《狐媚叢談》的著錄有的不曾題作者名姓，有的題為墨尿子，有的題為憑虛子，另外其他著述涉及到《狐媚叢談》作者情況的，也主要是墨尿子與憑虛子兩種，分別論述如下：

1. 編纂者墨尿子

綜合諸書對《狐媚叢談》的著錄來看，《千頃堂書目》、《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中國古典小說大辭典》、《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等認為墨尿子編纂了《狐媚叢談》，另外持此種觀點的尚有李劍國、[1] 康笑菲、[2] 山民、[3] 黃建國等。[4] 王崗雖也認為《狐媚叢談》的作者是墨尿子，但他同時也提出墨尿子就是楊爾曾，即楊爾曾以「墨尿子」為筆名編撰並刊刻了《狐媚叢談》，[5] 然而王崗在此卻沒有提出任何足以讓人信服的理由來，墨尿子具體為誰終成謎團。

2. 編纂者憑虛子

諸如《明代版刻綜錄》、《著者別號書錄考》、《浙江歷代版刻書目》等對《狐媚叢談》的著錄都為「憑虛子」，瞿冕良、龔敏與陳國軍等也持同樣的觀點。由瞿冕良編著的《中國古籍版刻辭典》「草玄居」條有「題憑虛子《狐媚叢談》5 卷」。[6] 龔敏在《明代出版家楊爾曾編撰刊刻考》文中也指出《狐媚叢談》的作者不應是「墨尿子」，而是「憑虛子」。理

[1] 李劍國先生在《中國狐文化》中提到「明末墨尿子《狐媚叢談》」，可見李劍國先生認為《狐媚叢談》的作者是墨尿子。詳見李劍國，《中國狐文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頁 165。

[2] 康笑菲在《狐仙》文中直接指出「其名墨尿子的作者」。詳見康笑菲，《狐仙》（臺北：博雅書屋公司，2009），頁 81。

[3] 山民在《狐狸信仰之謎》中曰：「據說有墨床（按：尿）子撰的《狐媚叢談》」，可見山民也認為是墨尿子撰寫了《狐媚叢談》。詳見山民，《狐狸信仰之謎》（北京：學苑出版社，1994），頁 165。

[4] 黃建國與山民同，也是「據說」，他說：「明代據說有墨床（按：尿）子撰五卷本的狐仙故事集《狐媚叢談》。」可見也默認《狐媚叢談》的作者是墨尿子。詳見黃建國，〈明清文言小說狐意象解讀〉，《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 5 月第 3 期，頁 143。

[5] 參見王崗，〈作為聖傳的小說，以編刊藝文傳道〉，《「第一屆道教仙道文化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2006 年 11 月 10-12 日，頁 368。

[6] 參見瞿冕良編著，《中國古籍版刻辭典》（濟南：齊魯書社，1999），頁 417。

由為：「墨屎子」僅僅是為《狐媚叢談》寫了小引，且在小引中他卻又說「（叢）而傳之者」為「憑虛子」，[7] 因此，《狐媚叢談》的作者當是「憑虛子」，「殆非撰寫《小引》之墨屎子」。[8] 在龔敏與陳國軍所著的〈《狐媚叢談》的編者、版本與成書時間考略〉文中，他們再次重申了《狐媚叢談》憑虛子編纂說。[9]

3.「墨屎子」、「憑虛子」：寓言式人名

綜合以上兩種不同看法，筆者更傾向龔敏與陳國軍的觀點，將《狐媚叢談》的作者定為憑虛子，但同時筆者認為憑虛子同墨屎子一樣都是「子虛烏有」的人名。分析如下：

「墨屎」最早見於《列子・力命》：「墨屎、單至、嘽咺、憋懘，四人相與遊於世。」張湛對墨屎的注釋為：「《方言》：墨屎，江淮之間謂之無賴；《廣雅》云：墨音目，屎作欺。」[10] 在此「墨屎」有無賴之徒的意思，是寓言式虛擬的人名，《狐媚叢談》的「墨屎子」當來源於此。而「憑虛子」亦同，當也是虛擬而來。理由為：首先，據筆者所見資料，歷史上似乎只有一個號為「憑虛子」的人，其真名叫荊中允，是清代末年山東青島一帶的著名中醫。據此推測《狐媚叢談》的「憑虛子」不可能是真實人物的號。其次，「憑虛子」應是模擬司馬相如《子虛賦》中的「子虛」而來，「憑虛子」與「子虛」一樣具有虛假、不真實的意思，本身的意義便告訴人們此人名是假託的。再看「墨屎子」編纂的《狐媚叢談》「小引」，其對話體例與莊子寓言式虛擬客主假相問答類似，文中的「拘方生」與「達觀老人」正好扮演的便是對立的正反兩方。且看「小引」對兩者的論述。「拘方生」對「憑虛子」編纂《狐媚叢談》持否定態度，他認為有關「狐媚」的一切記載都是假的，即「諸說鑿空」，不應編纂《狐媚叢談》以「杜亂正之萌」。看來「拘方生」是墨守陳規之人，這與「拘

[7] 參見憑虛子，《狐媚叢談》，《明清善本小說叢刊續編》第四輯《靈怪・神仙妖魅》影印本。
[8] 參見龔敏，〈明代出版家楊爾曾編撰刊刻考〉「二、楊氏草玄居的編撰和刊刻」中的第二小節「憑虛子《狐媚叢談》」；收入《小說考索與文獻鉤沈》（濟南：齊魯書社，2010），頁 190。
[9] 參見陳國軍，龔敏，〈《狐媚叢談》的編者、版本與成書時間考略〉，《世界文學評論》2011 年第 1 期，頁 307。
[10] 參見（晉）張湛注，《列子》（上海：上海書店，1986），頁 73。

方」在辭典中的意思吻合，即拘泥、刻板之意。明唐順之《〈右編〉序》：「奏議者，弈之譜也。師心者廢譜，拘方者泥譜，其失均也。」[11] 明李贄《史綱評要注》:「似緩，實非緩事，有不足荀、揚者，拘方之見也。」[12] 都即此意。而「達觀老人」與「拘方生」形成明顯的對立，是分外開明、思想開放的一派，也即「達觀」[13] 在辭典中的解釋。很明顯，「拘方生」與「達觀老人」都是取其字面意思，應是根據文意表達的需要虛擬而來。另外，從對話形式上來說，「達觀老人」與「拘方生」的對話類似莊子寓言常見的對話模式，即「偽立客主，假相酬答」。

從以上分析得出，不論是「墨尿子」、「憑虛子」、「拘方生」與「達觀老人」，四者都是「子虛烏有」寓言式人物，並不是真實人物的名姓。

二、《狐媚叢談》的刊刻

《狐媚叢談》現存有上海圖書館藏刻本、日本內閣文庫藏刻本、日人林羅山手校本三個版本。其中，上海圖書館藏刻本爲最佳，其內容完整，文字刻印清晰，堪稱善本。《浙江歷代版刻書目・明代書目》:「《狐媚叢談》5 卷，題明憑虛子撰，萬曆三十年(1602)錢塘楊爾曾草玄居刊本，上圖藏。」至於「草玄居」，極有可能就是楊爾曾的書坊名，周蕪推測曰「夷白堂是他（楊爾曾）在杭州主持的書坊，草玄居或為在蘇州的分店」。[14]

1. 刊刻者楊爾曾

關於楊爾曾的生平等情況，最早予以關注的是著名學者鄭振鐸(1898-1958)：「楊爾曾自號雉衡山人，所輯書不少，有《仙媛紀事》，《楊家府演義》及《韓湘子傳》（按：《韓湘子全傳》）等，殆為杭地書肆主人，或代書肆輯書者之一人。」[15] 在此，鄭振鐸對楊爾曾的名號作了說明，並

[11] 參見夏成淳編，《明六十家小品文精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頁 118。
[12] 參見張建業主編，《李贄全集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第 25 冊《史綱評要》注 4，頁 153。
[13] 《廣雅》：達，通也。達觀泛指開通、明白事理。
[14] 參見周蕪編，《徽派版畫史論集》（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頁 65。
[15] 參見鄭振鐸編，《劫中得書記・海內奇觀》，收於《西諦書話》（北京：三聯書店，1983），上冊，頁 327。

指出楊爾曾可能是杭州的「書肆主人」。但是鄭振鐸此處錯誤的把《楊家府演義》[16] 歸在楊爾曾的名下，《韓湘子傳》（按：《韓湘子全傳》）楊爾曾所編撰的作品誤以為是「所輯」，都是不合理的。[17] 看來，鄭振鐸對楊爾曾的生平等情況瞭解的不是很清楚。

不僅是鄭振鐸，就是在目前，學術界對於楊爾曾的生平事蹟等，仍然欠缺清晰的瞭解。如《中國古典文學辭典》：「楊爾曾（生卒年不詳）明小說家。字聖魯，號雉衡山人，又號夷白主人，錢塘（今杭州）人。生平事蹟不詳。作《東西晉演義》，十二卷，五十回，《韓湘子全傳》三十回。刊有《海內奇觀》、《圖繪宗彝》等。」[18] 另《歷代藏書家辭典》、[19]《中國俗文學辭典》、[20]《中國文學大辭典》[21] 等諸書雖都涉及楊爾曾生平等情況的介紹，但與《中國古典文學辭典》同，隻言片語，並不詳焉。

學術界對楊爾曾生平事蹟考述最為詳細的是龔敏，他曾在《〈東西晉演義〉與〈東西兩晉志傳〉關係考》中曰：「楊爾曾是一個『仕路猶賒』的文人，而在他修訂《東西晉演義》時已『顛毛種種』，年歲應該不輕。從現存由楊爾曾編修的兩部小說來看，他應該在萬曆、天啟間從事編修小說的活動，當為明末人。」[22] 接著龔敏在《明代出版家楊爾曾編撰刊刻考》中對楊爾曾的生平事蹟以及著述情況考證得更為具體詳細。[23]

儘管，楊爾曾的生平事蹟在各種傳記、方志等文獻中記載不多，但是根據楊爾曾所編撰、刊刻的書籍，可以得知楊爾曾是一位活躍於明代萬曆三十年(1602)至天啟三年(1623)間的書坊主。與此同時，楊爾曾也是

---

[16] 關於《楊家府演義》的作者，「有三種說法：一說為明萬曆間秦淮墨客，即紀振倫，字春華，其他生平無考。一說為嘉靖間書坊主人熊大木。一說為明代無名氏」。參見朱世滋主編，《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百部賞析》（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頁 130。

[17] 其實，龔敏早在〈明代出版家楊爾曾編撰刊刻考〉文就曾指出鄭振鐸此段文字的優點與不足，他說：「鄭氏於此對楊爾曾的名號作一清楚的說明，並謂楊氏『所輯書不少』。儘管，鄭振鐸此處誤以《楊家府演義》乃楊爾曾編撰，並遺漏了《東西晉演義》等書，然而，卻較早指出了楊爾曾可能是杭州的『書肆主人』或『代書肆集書者之一人』。」詳見龔敏〈明代出版家楊爾曾編撰刊刻考〉「二、楊氏草玄居的編撰和刊刻」中的第二小節「憑虛子《狐媚叢談》」；《小說考索與文獻鉤沈》，頁 185。

[18] 參見谷雲義等編，《中國古典文學辭典》（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頁 300。

[19] 參見梁戰、郭群一編著，《歷代藏書家辭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 241-242。

[20] 參見王文寶等編，《中國俗文學辭典》（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頁 400。

[21] 參見錢仲聊、傅璿琮、王運熙、章培恒、鮑克怡主編，《中國文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頁 961。

[22] 參見龔敏，〈《東西晉演義》與《東西兩晉志傳》關係考〉；收入《小說考索與文獻鉤沈》，頁 25-26。

[23] 參見龔敏，〈明代出版家楊爾曾編撰刊刻考〉，收於《小說考索與文獻鉤沈》。

一位「仕路猶賒」的文人。[24]

2.《狐媚叢談》的刊刻背景

（1）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

《狐媚叢談》約成書于萬曆二十二年(1594)到萬曆三十五年(1607)間，屬於明代中後期。在此時期，江南經濟極為發達，與江南經濟發展水準相適應，江南地區的刻書業也異常繁榮。這一切為《狐媚叢談》的刊刻成書提供了豐厚的物質基礎。

明代的刻書業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區，而江南又以蘇州、杭州、南京三大城市為刊刻中心。其中，蘇州與杭州刻書歷史悠久，早在明代之前兩者已大有名氣。比如杭州在宋代時最為發達，處於全國刊刻業的領先地位，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25] 宋時蘇州刻書雖不及杭州興盛，但「『蘇杭間一葦可通』，刻工可相互支援，所受影響較大」，[26] 因此蘇州的刻書業在當時也頗有名氣。在明代中後期，蘇州的印書刊刻業進入鼎盛時期。據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記載：「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巨帙類書，咸薈萃焉。海內商賈所資，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越弗與也。」[27] 僅蘇州與南京便已占全國出售書籍總數的十分之七，由此可見蘇州刻書數量不菲。胡應麟又曰：「余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騶精，遂與蘇、常爭價。」[28] 這又說明蘇州刻書品質一流。另外，蘇州、杭州與南京、北京也是書籍的主要聚集地與消費地，「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29] 由此可見，明代中後期的蘇杭不僅是刻書中心，同時也是全國有名的書籍銷售地，

[24] 王崗說楊爾曾「連科舉考試中最低一級的院試都未通過，也因此都不具有『生員』的資格」。參見王崗，〈作為聖傳的小說，以編刊藝文傳道〉，頁 375；另外，陳大康以陳邦瞻為楊爾曾《海內奇觀》所作的序為依據，說「他（楊爾曾）文化層次也遠較熊大木、余邵魚等人為高。」 陳大康，《明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頁 339。

[25] 參見（宋）葉夢得撰、宇文紹奕考異、侯忠義點校，《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 1984），頁 116。

[26] 參見廖志豪編著，《 蘇州史話》（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0），頁 114。

[27] 參見（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北京：中華書局，1958），頁 55-56。

[28] 參見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頁 59。

[29] 參見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頁 55。

這一切為《狐媚叢談》等小說的刊刻與傳播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技術條件與環境資源。

（2）楊爾曾的信仰與刻書

《狐媚叢談》的刊刻成書與楊爾曾的宗教信仰關係密切，楊爾曾具有尚道的宗教思想，這首先從楊爾曾為自己取的兩個號「雉衡山人」與「臥游道人」體現出來。「雉衡山人」蘊含有濃郁的道教意味，「對楊爾曾而言，雉衡山是座白鶴得遇仙人點化而悟道的聖山。這就可能是楊爾曾為何用『雉衡山人』作為其別號的原因。」[30] 而「臥游道人」則是其尚道思想的直接流露。

楊爾曾所崇尚的道主要是淨明道。提起淨明道，楊爾曾與該道的祖師許遜尚有段神秘的不解之緣。楊爾曾在「齠齔」之齡（八、九歲時）「從先大夫官于楚。無何，移於潁」[31]，在潁居住的日子，楊爾曾在晝寢時夢見了許遜：

> ……恍一羽士，魁梧奇偉，修髯長目，冠碧玉，衣紫霞。□予起，曰：「曾乎，吾旌陽君也，鑒爾久矣，唯爾善而良，爾貌而揚，□□骨格，閬苑遺芳，爾淨爾明，爾□爾昌。「予斜矚之，光芒閃爍，無可仰視。俯首唯唯，俄然而覺。……[32]

在夢中，許遜「光芒閃爍」，仙風道骨。他給予楊爾曾極高的褒獎並寄予厚望，「爾淨爾明，爾□爾昌」即是暗示楊爾曾適合並應尊奉淨明道。楊爾曾夢見許遜之後不久，又逢英山侯贈其父《淨明宗教全書》，這又使得楊爾曾有幸閱讀《淨明宗教全書》，並由此對淨明道的宗旨有了深刻的體悟。[33] 蓋正是以上種種機緣巧合，楊爾曾最終成為淨明道忠實的信徒。

楊爾曾的尚道思想在其創作與刊刻書籍的過程中亦有所體現，比如由他編纂（或創作）且刊刻的《仙媛紀事》、《淨明宗教錄》、《海內奇觀》、

---

[30] 參見王崗《作為聖傳的小說，以編刊藝文傳道》，頁 367-368 頁注文⑥。
[31] 參見楊爾曾校書《許真君淨明宗教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詹氏西清堂刊本。
[32] 仝注 31。
[33] 在楊爾曾夢見許遜之後不久，「越□而英山侯以《淨明宗教全書》惠貺先大夫，予因是得以卒業……」詳見楊爾曾校書《許真君淨明宗教錄》。

《韓湘子全傳》以及刊刻而成的《狐媚叢談》都浸染著豐富的道教思想。以《仙媛紀事》為例，整部書彙集了先秦至明代的一百八十八位女仙故事，很顯然，該書是一部名副其實的道教女仙傳集。另外，楊爾曾為了報答許遜，信仰並傳播淨明道，編輯並刊刻了一部淨明道書集成——《淨明宗教錄》。《海內奇觀》十卷內容雖以介紹五嶽、孔林、黃山、西湖、天臺山、武夷山等名山大澤為主，但在卷十後的附錄，楊爾曾卻特地加入「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海上仙山」等屬於道教仙境範疇的洞天福地。《韓湘子全傳》則是以宣揚道教思想為主的道教小說，主要敘述了韓湘子通過自我修煉得道成仙並度化韓愈的故事。無獨有偶，《狐媚叢談》也是部與道教密切相關的書籍，書中很多狐故事諸如《道士收狐》、《狐仙》、《狐能飛形》、《道人飛劍斬狐》、《狐丹》等都與道教有關，涉及了狐書與道書，狐丹與道教的內外仙丹、狐修煉成仙與採陰補陽等道教思想內容。

綜上所述，《狐媚叢談》的編纂者是墨屎子或憑虛子，刊刻者爲楊爾曾。然而，墨屎子與憑虛子是寓言式人名，兩者是否爲一人，真實姓名爲誰，與楊爾曾又有何關聯等更爲具體深入的內容，目前因缺乏歷史文獻資料的佐證而難以定論。楊爾曾是明代浙江人，蘇杭刻書歷史悠久，在明代中後期更是刻書的中心，爲《狐媚叢談》的刊刻成書提供了得天獨厚的物質條件與區位優勢。另外，號爲「雉衡山人」與「臥游道人」的楊爾曾，具有尚道的思想傾向，其名下的《仙媛紀事》、《淨明宗教錄》等書籍便體現了一定的道教思想。而《狐媚叢談》中的很多狐故事都是道教思想的集中體現。由此可見，楊爾曾刻書行為與其尚道的宗教信仰相一致，《狐媚叢談》的刊刻是其有意識的行為。

參考書目

一、古典文獻（依時代先後排序）

魏・張揖編　《廣雅》;《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晉・張湛注　《列子》（上海：上海書店，1986）

宋・葉夢得撰、現代・宇文紹奕考異、侯忠義點校　《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 1984）

明・胡應麟　《少室山房筆叢》（北京：中華書局，1958）

明・憑虛子　《狐媚叢談》;《明清善本小說叢刊續編》第四輯《靈怪・神仙妖魅》影本

明・楊爾曾　《許真君淨明宗教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詹氏西清堂刊本

二、研究文獻（依姓名筆劃排序）

山　民　《狐狸信仰之謎》（北京：學苑出版社，1994）

王　崗　〈作為聖傳的小說，以編刊藝文傳道〉,《「第一屆道教仙道文化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2006 年 11 月 10-12 日

王文寶等篇　《中國俗文學辭典》（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朱世滋主編　《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百部賞析》（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

李劍國　《中國狐文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谷雲義等編　《中國古典文學辭典》（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周　蕪編著　《徽派版畫史論集》（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夏成淳編　《明六十家小品文精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

梁戰、郭群一編著　《歷代藏書家辭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

陳大康　《明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陳國軍，龔敏　〈《狐媚叢談》的編者、版本與成書時間考略〉，刊《世界文學評論》2011 年第 1 期

張建業主編　《李贄全集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康笑菲　《狐仙》（臺北：博雅書屋公司，2009）

黃建國　〈明清文言小說狐意象解讀〉，刊《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 5 月第 3 期

廖志豪編著　《蘇州史話》（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0）

鄭振鐸　《西諦書話》（北京：三聯書店，1983）

錢仲聯、傅璿琮、王運熙、章培恒、鮑克怡主編　《中國文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

瞿冕良編著　《中國古籍版刻辭典》（濟南：齊魯書社，1999）

龔　敏　《小說考索與文獻鉤沈》（濟南：齊魯書社，2010）

A Textual Research of Compilation and Inscription of Ming Dynasty Novel “Hu Mei Cong Tan”

Liu, Ai-Li
Lecturer, Chengde Technician College

Abstract

With a theme of fox, Hu Mei Cong Tan is collec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in Ming dynasty. Mochizi writtes Foreword for it, and Pingxuzi “(collects) and passes it on,” finally it inscribed tobe a book in Ming Dynasty by Yangerzeng. However, today’s researchers still argue about Who is the author of Hu Mei Cong Tan, there is not a conclusion that can convince most people. Thre are three main points arguing about who is compiler of Hu Mei Cong Tan, Mochizi or Pingxuzi and Yangerzeng. According to research, Mochizi and Pingxuzi are non-existent, they are allegorical figures, but Yangerzeng is a real history Character who inscribe Hu Mei Cong Tan as a book. Yangerzeng Born lives in Zhejiang in the Ming Dynasty, he is a writer and bookshop owners. it is a long history for SuHang engraved book,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t become the central area of engraved book. Obviously, SuHang has a great geographical advantage to inscribe Hu Mei Cong Tan. Other, Yangerzeng has a mindset advocating Taoism whoes work “Sin Yuan Chronicle” and “Jing Ming religion” as well other books which influnced by Taoist ideas. Coincidentally, the inscription of Hu Mei Cong Tan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the guidelines Yangerzeng.

Keyword:“HU MEI CONG TAN”, Compiler, Geographical Advantage, YANG ER ZENG, Taoist Ideas